



女人 The sunflower of Women 的葵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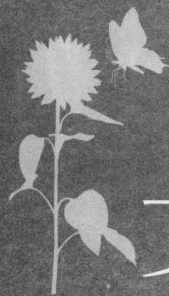
能够对话，两人谈得捻拢，
那是热恋；
一个说，一个听，一方对另一方而言，是个跑不脱的基本听众，那是婚姻。

南翔/著

THE SUNFLOWER OF
WOMEN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上一代人的位置，有时候就决定了下一代人的位置。
我们想在自己手中翻转。不想等什么都固定了，那时候想翻转，才叫徒有壮志凌云空悲切！



女人 *The sunflower of* Women
的葵花

南翔/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人的葵花 / 南翔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7-5404-4548-5

I. ①女… II. ②南…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8519 号

女人的葵花

南翔 著

出版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谢不周 耿会芬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长沙市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2010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mm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300,000

书 号: ISBN 978-7-5404-4548-5

定 价: 25.00 元

本社邮购电话: 0731—8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寻常一样窗前月

——《女人的葵花》自序

南翔

这是本人近年陆续发表在《北京文学》、《人民文学》等刊的9个中篇小说，发表后，也多半为《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以及《新华文摘》转载。作品中的人物有官员、有秘书、有大学教师、有火车司机、有落寞的渔夫、有痴情的女子、也有亡命的罪犯……我的职业生涯很简单，念大学之前，曾在铁路工作过7年，大学毕业后留校执教，这后一段的列车轨迹，肯定会径直驶向我职业的终点。如果说，铁路生活，铺垫了我青春期涉世的稚嫩、热情、盲目与彷徨，经验与教训；那么，教师生涯，则给我观察社会、纵深思考和形诸笔墨留下了较多的时间、空间和精神积累。

一个人的第一份职业，或者青少年时的工作与生活感受，很难不在他日后的写作生涯中留下深深的烙印。

我其实从未有过当教师的思想准备，却要在这个职业中终老一生。曾在一篇忆旧文字中写道：

“我在火车站工作之时，劳动强度大，劳累且危险……或许因为我比较喜欢舞文弄墨的原因，在车站前后小有知名，几年后，忽然就由铁路分局一纸令下，调往铁路子弟学校任教，事前也没有任何人跟我打个商量。

车站书记对我调离的态度是，惜之不忍，拒之不能。

不知怎的，尽管是工人身份，我却对教师的干部身份十分排斥，不完全是害怕，也不完全是陌生，归总是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不想当老师，一则是想上大学，二则是“文革”初期，我的老师纷纷成为黑帮给我的刺激太深。记得一个姓嵇的老师，家庭出身又不好，因此很大年纪没对上象，运动中被斗

（打）得死去活来；后来下放到向塘机务段当了守车车长，这是他的时来运转，娶妻生子，安贫乐道，乐不思蜀。以至“文革”后期，上头几道金牌下来让他归队任教，他就是视做畏途抗命不从，闹得远近皆知。

这位嵇老师当守车车长的时候，背着一个旧工作箱，上面插着信号旗与信号杆。有次路过宜春站，在我当工人的工棚一般的宿舍住了一晚。他占了我的上铺，我就只好挤到其它人的铺上去。听他讲起自己的家庭，兴致勃勃的。尤记他讲课的时候，神采飞扬，口唇边总是洋溢着白沫。一晃，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见到他了。我不知道，他最终是在车长还是在教师的岗位上退休的。”

我写火车头，而且是蒸汽机车及其“大车”（司机），明显带着深深的忆旧痕迹。那次去内蒙开会，适逢集通大坂最后的蒸汽机车谢幕，几乎世界各地的蒸汽机车摄影爱好者都挎着“长枪短炮”，云集而去。当时就想，如果在日新月异的中国铁路，永久保留一条即可运营又可观光的蒸汽机线路，该有多好啊。如今在深圳东部华侨城看到窄窄的铁轨上，火车头外观仿造蒸汽机，内里却是电动的，一个车头才有当年蒸汽机的轮子那么高，就觉得那些欢呼雀跃的孩子，没感受到原初蒸汽机的浩大与粗犷，是视觉和精神的双重损失。

犹记得，当年我哥哥在地方工作，薪水低，家庭负累重，我在车站兼管图书，他每次到我办公室来，几乎无话，就埋头在那只书橱边看看又买了什么新书。他禀赋比我好，却生不逢时，高中毕业正好遭遇“文革”，下放数年，后来有一份铜矿

矿工的工作，结婚生子，两地分居，奔走劳累，食宿皆劣，不幸染病早逝。我含泪去打理他的遗物，从床底、杂屋以及邻里拖出来的都是一袋一袋的书，既有《电工基本原理》之类的科技书、工具书，也有《法家人物故事》之类的“文革”遗存，还有大量的《新华月报》。我在1978年考上大学之后，将一应复习资料给他，他也积极备考，最初的打算就是考个师范类大学，以利调整职业，俾利居家生活。孰料1978年之前婚否不限，之后就较为严格了，他也就老实弃考。事实上，1980年之后还有已婚者上大学的。我常想，一边做教师一边写作，是否也在冥冥之中，完成我唯一兄长的夙愿呢？不仅记录下人生无常，世事播迁，记录下我们这一辈乃至上一辈的痛与悔；也可伸张志向，集藏趣味，表达我们一路颠沛而来的憎恶与爱恋。

年事日增，不免怀旧，尤其是念及亲朋好友在世时想说能说而未及说的话，想做能做可以比我们做得更好而未及做的事，尤感肩头沉重，这其实也是文学乃至文字未必能够全部弥补的。毕竟，每一个鲜活个性的存在或抒发，都不是他人可以取代的。但是，我们起码有责任或义务，将我们亲历的或一直在感受的生活，以尽可能生动的情节与灵动的细节表达出来。

我琢磨一个好的文学作品，应该具有三大信息量：一是生活信息量，二是思想信息量，三是审美信息量。生活信息量是我们全力搜寻与表现的人物、情感、历史及其生活细节；思想信息量是我们要通过人物、故事传导出来的深邃、理智而清明的思考；审美信息量则是我们的话语方式、结构方式等等。譬如《铁壳船》所写的一个老渔夫，就交织着对他肉体和精神层

面的双重关注，还有对环境退化的担忧。同样将人物与环境——不仅是社会环境也包含自然环境的忧虑融为一体的，还有《沉默的袁江》。如果说《我的秘书生涯》促迫峻急地贴近官场录像，意图描述出权力和情感的勾兑乃至较量；《辞官记》则不无荒诞地表达了另一种若隐若现的心理真实。《火车头上的倒立》是在一逝不返的蒸汽机的汽笛里，挽歌一般唱响大车们的情感悲喜；《东半球·西半球》从别一角度，状写了新移民生活的两难处境。《人质》中，那瞄准绑架者的枪口后面，是浓烈而阴郁的人性化考量；《表弟》则想在一个不长的中篇——或者可以说是一个较长的短篇里，通过表弟的奋发与自戕，划出一段历史的弧线，那是我冀图追索的一个审美准绳：以人物的沧桑，状写历史的变化或兴替。以篇名为书名的《女人的葵花》则意欲在画面的不断更替之中，透视人物的命运轨迹，寻找以文字为砖石的小说与以色彩为砖石的画面的叠映或复现……

浅而言之或近而言之，在主题、人物、故事和表现路径上，总希望有所批判和创见。

宋·杜耒有句：“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这是看似简单，却是未必努力就能达到的一个境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是为自序。

目录

- 001 | **女人的葵花**
一个女人用漫坡的灿烂葵花，支撑起全部的情感荣辱和精神期待
- 030 | **我的秘书生涯**
一个心机勃发得令人乍舌的女人，在与市长秘书惊心动魄的潜在较量中，长袖善舞，其手段令人掩卷浩叹
- 063 | **铁壳船**
老渔民夕阳一般绚烂与无奈的情感追挽，恰如他眼前一逝不返的清澈河流的呜咽
- 087 | **火车头上的倒立**
在一幅幅文字画面里，缕述与蒸汽机一起的“大车”们曾经的内心轰鸣与翻涌的悲喜……
- 115 | **辞官记**
荒唐的就任与辞官，如同哈哈镜一般，折射出现实与理想的错位
- 143 | **东半球·西半球**
移民家庭的悲欢，真实得如同温哥华四月的樱花凄美而粘滞
- 175 | **表弟**
一个雄心勃勃、敢闯敢干的人，悲情的一生最终以自戕结束，谁之悔？谁之过？
- 191 | **沉默的袁江**
女大学生对昔日中学老师的一片痴情，如今只有在清瘦江边的坟冢前化作翩翩纸钱……
一起逝去的，还有家乡那条呜咽不止的河川……
- 225 | **人质**
狙击手难以给绑架者致命一枪，源自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背后掩映的无尽忧伤

女人的葵花

—

看守所在狮子岭下，桂德林所在的五号监舍面北，从早到晚不见阳光，却正好可从前庭看到郁郁葱葱的山岭一角，运气好的时候，还能看到喜鹊在围墙上的电网下探脑袋撅屁股、跳来跳去。在监舍里等待判决的日子太难熬了，窄窄的一间房，住了十个人：窄窄的一条床，一字排开十条，挤得房子只剩宽可容身的一个过道。

监舍里明文规定不能抽烟喝酒，理论上他们也没有这方面的获取与存留，甚至连打火机也不能有；可是只要进到里头，再木讷的人似乎都有办法满足自己一时半刻的口腹之欲，说满足或许过了，偶尔寻求一点小享受与小刺激，并不难。那天，桂德林看见同监舍的老赵在院子里配合电视台采访进来，从兜里掏出一包没开封的芙蓉王，还有半包软中华，那份高兴，鼻头沁出点点汗珠，红得像朝天椒，话也比平时稠了一倍。天可怜见，一个原市交通局的大拿，脱了面具上电视，鼻涕一把泪两行地做现身说法，得了一包半烟犒赏，就幸福得几乎忘了自己姓甚名谁！

人啊，真是到什么境地做什么姿态。

桂德林有过三年的吸烟史，后来戒了。戒烟者最好是回避别人抽烟，尤其是在这样的境地，满腹忧愁，一腔郁闷，憋得心胸像一座大大超水位等待泄洪的水库，不仅袅袅的烟香，就是吸烟者那种其味无穷的充溢在嘴角眉梢的享受姿态，都是可耻可恨的诱惑。他走到前庭，把琢磨了两天的计划重重夯实在心底了，换句话说，是老赵以及同监舍其他人的缤纷表现，巩固了他一个反复酝酿过的出逃动机。他不能像老赵和其他人那样，为了一口好烟一口好酒，或一点别的什么轻贱的口腹之欲，就把头低到了尘埃里。人的本质上的轻贱也体现在这里，只有到了这地步，他才切肤之痛地悟到了劳改二字的含义。劳动加改造，劳动是为了改造，改造需得通过劳动；通过劳动，知道稼穡不易，摒弃不劳而获的思想，这个道理太简单了，简单得就像幼儿园小朋友手中的一册看图说话。

可是，人又太容易受到诱惑，不在那个位置，什么大道理都懂，不仅懂，说起来滚瓜烂熟、头头是道，批判起来更是正义在手、义愤填膺；屁股一落座，三下五除二就全面缴械了。六号床位那个自诩“炮兵司令”的老谯，不过一个变电站站长，他说他那个周围的村妇就像向右看齐一样排队来向他搔首弄姿，结果他就在行了好事之后，任村妇们插着大电棒

煮猪食、点着大电炉烘尿布。他没收过村妇的钱，充其量收过一点时鲜花生、红薯或菜籽油，转手就把篮子里的土产连形式带内容一起送了别人，他的问题主要是接受性贿赂。他说进来之前从没听过性贿赂这么个词，他最后判的很可能是玩忽职守罪。老譙愤愤而又不无自得道，妈的屁，不就打几个横炮么，打出一个玩忽职守！

老赵说他坐的是一个火山口的位置，到他这一任，已经是第五任前赴后继了。老赵嘿嘿一笑说，说白了吧，制度比美德重要。他看德林是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模样，问，大学毕业还没几年吧？受贿，还是贪污？德林很没劲，很不想和他们等量齐观，尽管老赵也是一个电大毕业，后来还混了一个经济学硕士文凭。他德林乃是正宗上海财大会计专业本科毕业，当年这个专业的录取分数可以上清华的最低投档线。个把月之后宣判服刑，接触到的一定是比老赵、“炮兵司令”更恶心的一群人，那时候，想不取低姿态都不行。每每想到去一个条件恶劣的煤矿或采石场服刑，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不待出来，就是一个面目全非、低三下四的桂德林，他就不寒而栗。甚至，能不能出来都是问题，他有肝病，肝病是富贵病，要养的；收监了，整日劳动，还想养哪样！

这天下午是他姐姐来探监，他已经设法捎话叫姐姐带点酒来，不要多，就要一小瓶二两装的二锅头就行，当然要高度的。他不知道姐姐能否如他愿带来。除非进汽车，监舍大门一般不开，门脚下安了滑轮，在轨道上开与关。探监的以及管理人员都是从小门进出，小门嵌在大门一侧，进出三道门，四周是高墙、电网以及武警踞高把守，想从这里跑出去，那叫插翅难飞。

他把希望寄托在酒上。

姐姐进来之后，胸前吊着一个进门的红牌牌，如果不是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庄严的会议代表。包袱照例要检查，有奶粉、茶叶、饼干、还有风油精、眼药水、马应龙痔疮膏。他和姐姐面对面坐在小屋里，看守将包袱放桌前，一样一样排出，又笼统一收手，出去了。

什么时候判？

下个月吧。

不要太远才好。

无所谓了。

爸爸每天吃五粒舒乐安定还不能睡。

没用的。

她来看过你吧？

.....

妈讲，一眼看她，就不踏实，虚荣。

现在的，有不虚荣的吗？

太虚荣，把你给害了。

想个房子，不算过分。

爸妈要帮你，你又不不要，撑面子，这下好……

姐姐透一口长气，眼眶顿时红了。

在家你把爸妈照顾好，就是帮我。

我整天在他们面前，当不得你回家见他们一面。

……

平日你又不喝酒，要酒做什么？

他眼前一亮，看着姐姐。

姐姐的目光转移到一听茶叶上。

你的肝不好，不能喝白酒。

想喝点点。

才几天，头发都白了。

又说，想开点。

到点了。

下次，再带点啥？

也就这些吧。

看守已经站在门边了，抬腕看表。

姐姐站起来，眼泪流出来了。

他也站起来道，跟爸妈说，我很好。

姐姐走了，边走边抹眼睛，她的背影让他不好受，姐走路越来越像妈了，有点小步子。

他拎着包包往五号监舍走，一脸若无其事。看守跟在他后面。他能感觉到手里的分量，那是想象出来的分量。一进门，身后就哐啷一声落了锁。

阳光呀自由呀，其实都隔着一念，一念之差之后是一道门，再然后是一连串长长的无可奈何的日子。他已经束手就擒，但不能坐以待毙，没有自由的日子，比待毙好不了多少。他的铺最朝里，放下东西，一样一样在包里摸索着清点。打开茶叶筒，两个指头在里面扒拉，触到了一个扁扁的酒瓶，他慢慢拔出来，放在一边，是二两装的二锅头，不用看也知道是高度的。他拈了一撮茶叶在嘴里嚼，觑一眼左右，看书的看书，看报的看报，“炮兵司令”对着一面小镜子剃胡须，一条紧梆梆的三角裤，把肚脐下裹得像一个发酵的面团。昨晚睡前，大家都笑“炮兵司令”把人家一辈子的活，一年半载就干完了，现在储藏的炮弹都只能在被窝里打冷炮了。“炮兵司令”一脸不屑道，我以后自有办法舒舒服服地处理，还有叫你们眼红的时候。都这地步了，也不知他是不是说大话。不过，里头是学校，不进来就是一片未知。不管怎么说，桂德林现在并不想让大家知道他有酒，当然也不想叫大家知道他喝酒。其他人那是有好吃的就拿出来炫耀呀，那是要让邻舍知道，他进来的日子不比在外头过得差呀。其实，越是炫耀，越让人觉得可怜。有本事，你出去呀！即使比人家早出去一天，那也会嫉妒得舍友掉出眼珠子来。

晚饭后，一圈都有些散漫，有人搞内务，有人看报，有人吃点积攒的零食，这时候是桂德林实施喝酒的时间。趁大家各忙各事，他揣着酒瓶到前庭，一仰脖子，一口气喝了个干净。盖紧空瓶，屏息一阵，便从裤兜里掏出一把茶叶填进嘴里大嚼。他知道嚼干茶叶可以驱除大蒜的冲味，那么，同理亦当可以遮蔽酒味吧？连吃了几把茶叶，一努一努地咽下，这才回屋。他想自己的脸一定通红了，他没有什么酒量，日常哪里这么喝过。进屋就躺下了，老赵问，这么早就睡了，想媳妇吧？

他蜷曲着身子，捂着腹道，今天肚子不大舒服。

老赵道，家里带好东西，吃多了。

也没什么。

在里头没劳动就别吃得太好，吃太好，不是肚子难受，是肚子下面那条虫难受。

老赵二指打横，点着“炮兵司令”道，你倒像劳改过多少次了，空口白牙讲有办法舒服服地处理，倒是及早传授给大家呀，免得大家夜夜放空炮，难洗被窝。

老谯就凑过去，与老赵耳语了几句，左右看看，一脸神秘的坏笑。

老赵的腮帮子倏然红了，搔了他一把道，你这是什么馊主意嘛，地道的一肚子坏水！

老谯噙着嘴道，喔哟哟，你是正经，古人也这么干过的呀。

尽管有人想知道底细，桂德林却不再有兴趣，他猜想“炮兵司令”在外头基本上是一个五毒俱全的人，平日谈起吃喝嫖赌，最是来精神，攒一堆一次性筷子，都可以邀左右过把赌瘾，赌资可以是烟、茶，也可以是饼干、奶粉和瓜子。老谯对人还大方，不像老赵，经手上亿，却连一罐辣椒酱都不愿跟人分嘬。

一个染缸啊，桂德林的清高遮掩不住，所以也受到比较多的奚落。他想出逃的愿望一日比一日强烈。现在肚子隐隐作痛，太阳穴也隐隐作痛，知道假戏已经做真了，为了远远离开这地方，远远离开这群人，他不惜付出身体受损的代价。

第二天吃早饭，他没有起来，看守进来以后，他依然蜷曲着身子。看守蹙眉发问，哪里不好？他转过脸来，翕动着唇，轻轻呻吟。看守问，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吃坏东西了吧？他有气无力道，没有，一直不想吃，我的肝不好。看守头一仰，后退了半步道，你得过肝炎？甲肝？乙肝？进来不是检查过身体吗？他道，想必是又犯了。

于是，趁着一早没喝水进食，叫医务室派人过来抽血化验。一上午只喝了两碗粥，虽然饥肠辘辘，只是忍着。下午三点，看守匆匆过来，用脚踢踢地铺他的床沿，高叫赶紧收拾搬房子。他一时兴奋得惊起，又装作无力的样子，慢慢折叠床上被褥、枕头。边上人都惊讶了，有的说，你有肝炎？我还吃过你的饼子呢，不会被传染吧。有的说，该你去住单间享清福了。他故意不舍道，享什么福呀，我真愿意跟你们住一起，有那么多好故事听呢。老谯说，你一个人，有些福就享不了了，除非叫你老婆来陪你。又对看守道，主任，现在好多监狱都实行人道，你们也可以拣出几间房来，给我们的家属过周末嘛。见看守不语，又大胆道，历史事实说明，消除火气，更利于犯人改造思想。看守终于忍不住了，厉声道，把你那家伙一刀阉

了，看你还哪来火气。老谯嘿嘿一乐，涎着脸道，要割，也应该在我当站长之前割，没了一对卵蛋作怪，今天我也就不会一跤跌到里头来……

啪的一声，老谯脸上重重地挨了一巴掌。他捂着嘴呜呜退到一边道，你管教打人，我是讲事实摆道理……。管教瞪他一眼道，再啰嗦再扁你。老谯不由噤了声。

说话间，桂德林已经将简单行李收拾妥当，跟着看守出来了，讨好道，那个老谯就是该打，平时不是谈男人的家伙就是谈女人的东西，乌烟瘴气！又扭着头问，我的转氨酶好多？

看守不理他，直到走到西长廊的尽头，打开一间房叫他进去才道，不低，也死不了。

直到第三天，来了一个副所长，他才看到化验报告：大三阳，乙肝病毒DNA(脱氧核糖核酸)阴性，但谷丙转氨酶(GPT)高达102U/L，正常值是0—45，医生建议：慢性肝炎，卧床休息并辅之以适当治疗。

他按捺住内心的喜悦，快快道，难怪这些天有气无力，不思饮食，小便也黄得很。

副所长凝着眉道，你现在这种情况，本来是等待判决，不能出去，但里面医疗条件有限，也怕你传染给别人，经研究，决定你可以取保候审。

他抬头，满心感激，他等待的就是这句话。

不过，副所长说，有个前提，你得将挪用公款及贪污的账目还清，才能取保候审。

他就像一个落水者抓住了救生圈，道，可以叫我未婚妻还。

副所长一对浓眉打成了弯弓，道，我们找过她了，她讲她和你没关系了，她帮你还了六万之后，已经没钱了。

他叫道，怎么叫帮我还！为买房子，我陆陆续续一共给过她十八万不止了！

副所长摇头，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

他问，能不能给点时间？

副所长道，可以，不过这个时间是你在这等的时间，所以拖的也就是你的时间。

他道，行吧，我来找人借吧。

副所长出门之后，他头脑转成了马达，怎么办？思来想去，还是先向姐姐求救为好，姐姐就一个儿子上高中，姐姐是小学一级教师，收入稳定；姐夫在烟草专卖局当处长，暗中福利远胜过账面的薪水。况且，姐夫当年追求姐姐，父母并不乐意，嫌他抽烟喝酒太不会划算，是他帮姐夫说话：不会划算的人，一说明他能赚钱，二是相对大方的人。与姐姐的传话很快有了结果，他还欠正在追缴的公款共九万，姐姐姐夫愿意借他六万，其余三万他得另想办法。姐姐说，外甥高中没考好，现在准备自己花钱，上一个有外资背景的中学，学费特别高。不管姐姐是否真困难，能够这样帮忙，他已经很感激了，血浓于水呀，关键时候，尤其见出亲情的可贵。他想，即使未婚妻已经表现出要和他了断的势头——她一次也没来看望就是证明，他就算向她借三万总是说得过去的吧，前缘已了，旧情宛在啊！可是姐姐去商谈的结果却是碰壁而返。女人说剩下的钱，他进去之后一部分还了人情债，还有的花在装修上了……

那几天闷得不行，这次出事的结果，使他警醒了很多，婚姻的不可不慎就是其一。当务

之急是如何再还三万欠款，事不宜迟啊，如果下次体检，转氨酶不超了，纵是一个大三阳，怕也不能取保候审了！心里有事，不免辗转反侧，通宵思索，那是将穿开裆裤时期的好友轮流排队，一个个排到面前，又一个个落到后面，不是觉得别人不合适，就是觉得自己不合适。借款如同找朋友，那也是要两情相悦，不是一个能不能借到就可以定夺的。直到想到脑壳疼，也没了个断，忽然，直愣愣面前就站出一个人来，这是一个身高不到一米六的相貌平平的女孩，名叫韦小倩。小倩性情率真，甚至有点大咧咧，说话急了，就有点口吃。他俩是中学六年的同学，到高二的时候，小倩明白无误地表露了对他的意思，譬如，晚自习之后，会磨磨蹭蹭等他一道回家；会告诉他，哪个男同学给她递了小纸条。他后来借着喝了一瓶啤酒的胆量，在学校后面的树林里拥吻了她，也隔着衣服捏疼了她发育完好的胸脯。但是第二次单独见面，他就表示，他俩只能做好朋友。小倩失望之余，接受了这个现实。如果说他对同班同学有好感，那是另外一个更显瘦弱却仪态标致的女孩。那一段时间，男女生都迷篮球，一个中锋能打很漂亮的阻击与三步上篮，人们都拿他好比世纪天才乔丹。仪态标致的女孩硬生生扑进了中锋的怀抱，自知没戏的桂德林有个隔着玻璃的暗恋对象，那滋味是一半儿嫉妒，一半儿甜蜜。小倩直到毕业工作，都没忘发短信告诉他近况，她开始在自来水公司做抄表员，后来又做了出纳。平庸的女孩通常结婚更早，好像，小倩已经有了一个儿子。

一想到有难，才去求助小倩，桂德林不由后悔，应该在她结婚、生孩子的时候，送上一个份子嘛，人哪能都那么势利呢！让姐姐联系上小倩，她倒是很快就应承下来，甚至当天就把三扎百元大钞送到了姐姐家里，姐姐照例给她写了借条，说明是代桂德林借的。小倩说打什么借条呀。姐姐说，那当然要的，不要借条以后就说不清楚了，你以后讲欠三千或者三十万也没个依据了。既然这么说，小倩也就收了。

小倩甚至和姐姐一道来看看守所探望他，小倩冒充是他的妹妹，待看守出去之后，小倩大咧咧道，早知道你这么年轻，我要讲是你二姐才像呢。这话让桂德林受用，说明在看守所呆了两个月，还不显老，人都说，在里面呆一月，抵外头呆半年一年呢。有的落差大、心理调适不过来的，一夜白头也不是奇闻。

小倩还是那个样子，齐耳的短发，脸更圆了，双手交叉抱在乳下，胸脯越发地挺起来，周身气息醺醺的，好闻得令人迷醉。他想如果让时光回到过去，他或许会应承她的。女人喜欢讲，与其找个她爱的，不如找个爱她的，当然最好找个互爱的。男人若是懂得，也应该说，彼此彼此，男女一律；很多事情，时过境迁才明理呢。

桂德林鼓起勇气道了句，谢谢。小倩哟了一声，谢什么谢呢，人都有个难的时候。桂德林老实道，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还上。小倩道，不急。大概是怕他尴尬，小倩接着讲了不少同学的旧情新况。桂德林做出专注的样子听着，小倩的表达很一般，讲快了就口吃。他对自己这时候还挑剔人家的谈吐感到自责。姐姐带小倩走了，姐姐牵了她的手，有点依依不舍的样子，像足了一对姐妹。小倩在跨出门的刹那，回头望了他一眼。为这一回望，他心里又有点自责。

回到单身监舍，他想，如果是那个女孩来，他兴许会有些尴尬。为什么小倩给他借钱解

难，还亲自来探望他，他竟然一点不尴尬呢？

莫非这就是一道爱与非爱的门槛？

一阵胡思乱想之后，他筹谋着下一步的行动。下一步既要跑得成功，又不能牵连任何人。他为自己逃跑的种种精心选择与设计弄得血脉贲张，好久都没睡着。

二

如果你正好某个夏天到了这个海滨城市，如果朋友又正好带你来到一个知名度不高的山区度假村而不是著名的十里金沙滩海岸，如果朋友还带你到度假村里的库区——鹰嘴湖乘船……那么你就会看到一个渔民，精瘦黝黑，一条深蓝运动裤，一件米黄或水红运动衫，脸上架一副大墨镜，头上扣一顶印着铁路路徽的麦秸草帽，一张脸，就越发收缩得像一颗熟透的橄榄了。

鹰嘴湖就是一个水库，叫黄木岭水库，水库边有两棵大叶榕，榕树下是几间铁皮屋，铁皮屋原本破旧，是他来经手之后重修了。崭新的铁皮屋在阳光下灼灼反光，墙角边准备了红绿各一桶油漆，还没来得及漆上。他想把屋顶漆成红的，屋身漆成绿的。远远看去，红浮绿动，也是湖区的一道风景呢。他不大说话，如果开口也是不大听得出口音的普通话。如果你有兴致猜他老家是湖南、湖北、江西，或者北方的一个省市，那你就猜下去好了。他不会肯定，也不会否定，最多也最柔和的回答是，差不太多了……

这个面积三千多亩的水库，是半个城市的水源地，原本不让旅游的，怕污染。但有老顾客、懂行情的，上船之后，叫一声吴老板，走船。他就会很快收拾完手头的事情，跳将上来，一竿撑离土码头，再用手柄发动柴油机，突突地行驶二十来分钟，到坝那边去。其实也就是看个湖光山色。因为一湖绿水，就在一座座的小山里环绕穿行。下船之后每人给他三十元，他也不言语，作势收缆系桩子；上来，在树下吃茶。有个女人，也不晓得是他的什么人，在一边早冲好一壶功夫茶了。还有一条黄狗花花，见人来了，也不叫，只一个劲摇尾，是兴奋，不是乞怜。待它到客人身边去反复闻嗅，吓着了小孩，戴墨镜的渔民才会“嗨”一声。黄狗知趣地离开，到主人身边，前肢一伸，就势卧倒，那姿态，有几分慵懒，又有几分警惕。

来这里的人，多半是买鱼的。水库里满是白鲢、鳊鱼和草鱼。水库是放过鱼苗的，但从不放饲料，更不要讲放激素。这么大的水库，鱼是清水鱼，鲜而不腥，招牌上写的是“野生鱼”三个油漆红字，讲得过去。捞多少都卖得掉，人们都被市面上用激素、抗生素喂大的鸡鸭猪鱼搞怕了。但是碰到水枯的节气，久久不下雨，水库蓄水只有出的没有进的，但见红线一米半米地天天往下落，那个揪心！水少，鱼就减产，甚至不免亏本。那就做梦都想到下雨了，山洪暴发，铁皮屋连人带锅碗瓢盆都冲到水库里，也是舒心的。吃的是一碗水饭，见到碧绿一泓水，心才安呢。

你是一个游客，当然不知道，这个叫吴老板的渔民，以前的名字叫桂德林，如今叫吴细根。一晃，他到黄木岭水库已经三年了。

他自从三年前取保候审之后，一路南下，走的京广线沿路的城市，或者有朋友，或者举目无亲，他都会去转转、看看，寻找机会。即使有朋友，那也是一般般的朋友，不大可能知道他的近况，免得惊吓人家。就这样，一直到了几乎最南面，这个海滨城市的风光和驳杂的流动性吸引住了他。有流动性才有更充分的安全感，他听一个干公安的朋友讲过，大城市为何不宜用警犬，人流加车流，还能剩下多少气味给狗鼻子嗅嗅呢。来到海滨城市，最后呢，落脚的地方却是海滨城市的山区，不是海边。不过，山里有个大水库，也是一个吸引。能在这么偏僻的地方找到工作，也是机缘，拐了好几个弯，最后一道弯拐得上线下线都不认识，至多算一面之交。

原来的承包主是看守水库的边防头儿的一个亲戚，姓林，梅州大埔的客家人，没什么文化，待人还算厚道。吴细根做事也是忠心耿耿，好几次，林老板不在，他领着客人逛湖景。三两百的收下，又一个不落地上交。也不言语，只在老板倒茶水转身的一瞬，把几张票子压在他的杯子下。老板夸赞他的时候，他谦卑地笑笑，心里道，什么大钱没见过，还会眼馋你这点小钱！林老板承包了几年水库养鱼，外面接触多了，越来越没耐心赚这份寂寞钱，那晚一边跟吴细根喝茶一边感慨，前天跟一个房地产老板吃饭，他讲，赚了房地产的钱，什么钱都不想赚了。妈的屁，我要再不出去搏一搏，只怕就没有机会了。吴细根给他筛茶，道，你还有大把机会。林老板道，那家伙小时候，穷得衣裤都捡他姐姐的，惹得大家笑。现在房地产才搞几年，二奶都有十几个了，去北京、上海，或者香港，都有他的行宫，都有二三十岁的姑娘等他。吴细根甚至想象得到，林老板在他做房地产朋友面前的压抑与嫉羨，只有在这山深水远的地盘，他才会释放自己满腔的愤懑，他在释放自己一腔愤懑的时候，喜欢将T恤衫撩起，把自己又胖又白的肚皮拍打得啪啪作响，作势那是一面雪白的鼓。

吴细根没有料想到的是，林老板立誓出去发展的那一刻，打算将水库转包给吴细根。吴细根连忙摆手道，别别，我跟你看好鱼就是了，你知道我没钱，就是一个打工的命。林老板哈哈笑道，我不要你交什么押金，转包费之类，统统不要，这口水库每年上交给区政府的承包费是八万块钱，你交了八万，有多再给我一点点，没有就拉鸡巴倒。吴细根心里有一瞬的激动，他算过，做得好，主要是雨水充沛时，每年老板的毛收入在十五万左右。他也知道，老板志不在此，见多了大项目、大老板，这点收入不是他的企望。这两年，实际上是他在给林老板当家，林在外面已经有自己的装饰公司、饲料厂了。可这个水库对吴细根来讲，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家，虽然每个月只有一千五百块钱左右的收入，但他已经满足了。现在完全交给他打理，那是多出来的一笔大进项啊！他被突如其来的幸福砸得有些眩晕，他还不能肯定林老板是否兴之所至、信口开河。他依然摆手道，你在外面做老板，这里你依然是老板，我怕我管不好，天生不是当老板的料子呢。林老板就站起来，举起右手，并起中指与食指，斩钉截铁地一挥道，就是你了！爱拼才会赢，你会不会唱？世上从来就没有天生的老板，

更没有天生的富人穷人，要改变我们的命运，全靠我们自己，我靠！说完，他自己先笑了。

坐下来之后，林老板跟他斟茶，悄声道，我看你平时看的书，还有一本《微观经济学》，猜想你也是生不逢时，不然，哪能落到山里来给我打工呢！吴细根顿时觉得腋下生汗，道，也是随便翻翻的，当时家里若是有钱，也想读大学的，读就读经济。林老板道，很多经济也是在买卖中学会的，书要读，但读太多了就是呆子、蠢仔。我那些赚了钱的朋友，都不是多读书的人；但他们会读人，懂啖？眼前社会，人读懂了，才一通百通。吴细根连连点头。林老板继续给他描绘前景，你当老板以后，要找两个好帮手，还要找一个好女人。这么久，在山里水边，怕是鱼的腥骚盖住了你对女人的向往，你也算个男人么！林老板这样贬低他，他并不恼，偶尔，老板带他进城应酬，他也就是一个马仔的角色。吃喝尽兴之后，老板带他去那样的场所，给他买了单，他也就是陪按摩女坐一坐，大多数情况下，连互相摸一摸都不肯，哪里还肯脱衣裤一泄为快，乐得按摩女在一旁小憩休闲等着拿小费。只有一次，他想起母亲的生日，进城壮着胆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是姐姐接的，说母亲蛛网膜下腔出血住院了。放了电话，他踉跄着自己找了一家路边发廊，也不管美丑，叫了一个，在楼上肮脏不堪的房子里作势一通发泄，那个女子装模作样的娇嗲令他恶心，那是连同自己一块的恶心。出门之后，觉得浑身不自在，觉得自己真是堕落了，曾经的挪用与贪污，都没有给他这么强烈的自责与自鄙。

夜深人静，听得山里苇秆哗哗、松涛飒飒，听得湖水拍岸、鱼儿拨刺，他扪心自问，是未婚妻令人丧气的打击，断了你对女人的念想？还是出道不几年栽了大跟斗，存心自闭思过？都是原因，又不完全。下意识里，他老老实实在地干活，让一身的汗水、透彻筋骨的疲劳，洗涤既往的莽撞与荒唐，忘记一个过去的自我。说到底，既是惩罚自己，更是麻痹自己。人呀，每每常要为一个荒唐的闪念，洗刷一辈子。

林老板动真格的，很快，连合同都跟他签了，不由得他不当真。

第二天，他就开了船下水库做调查，一根十几米长的篙子一张网，篙子带着尖尖的铁头，网子带着沉沉的铅坠。浅处篙子才被水吃了三分之一；深处断然打不到底，深水处，他会三下两下脱得精光，猛然插下篙子就势滑到水底，憋住一口气在一二十米的深处睁开双眼，顿时就有一个水下的万千世界撞进眼帘。这里同样有争夺与拼抢、有逃亡与追逐、有死伤与新生，但更多的时候，是静谧与安详……湖底生物把他当作一个盲动的入侵者，好奇而又警惕，胆大的，穿过他的裆下蹭一下他的小腿，或者钻到他的背后，噙一口他的腰眼。他只不动，待得围拢渐多，猝然松手，哗啦一声窜向水面，惊起一片逃散。一手攀船，一手带出篙子，心里却道，你们惊慌什么呢，好好地呆着，没人会来打搅你们的。

将船划到水库的皱褶里，枯水的时候，看得出来这就是山腰了。网子撒下去，有一网的活蹦乱跳，捡了几条大的入桶，其他悉数丢入水中。连着几天他都是这么开着船在水库转悠，与其说他是打鱼，不如说他是在嬉戏，他就是在嬉戏当中把握了鱼的密度、分布，哪些鱼喜欢到处游走，哪些鱼有大致的领地，这些为他下一步的鱼苗分类投放，心里做了准备。

通常回到岸边，他就会把一桶大鱼倒进岸边的围网，静养着等待那些贪婪的食客来购